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集編卷四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士昏禮第二之二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註曰夙早也昏明日之晨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

敖氏曰士妻之纚笄宵衣猶士之玄冠玄端也內則

言子事父母服玄端又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宵衣者亦士妻事舅姑之常服耳婦之始嫁即以此服見而不為之加者昏禮不至於舅姑也

郝氏曰沐浴潔敬之至也纚笄脱次也宵衣解見前不敢純衣纁袡降如姆服卸靡麗示執役也

張氏曰此下言昏之明日婦見舅姑贄者於舅姑堂上醴婦婦饋舅姑於室舅姑饗婦舅姑饗婦家送者凡五節

世佐案纚笄宵衣士妻之正服次純衣纁衻為始
嫁而加盛飾焉耳事已則復其常也
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
即席
註曰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
敖氏曰見者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阼席亦西南舅
姑即席亦立于席也
郝氏曰舅席在阼示為主也姑席在東房戶外南面

為內主也

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

註曰笲竹器有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筥筶簏笶進拜者進東面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敖氏曰笲棗栗二物同一器也門舅姑寢門也始執笲用二手及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

郝氏曰笲竹盤盛棗栗也贄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捧贄進至舅席前東面立古婦人拜不著地故

執贄拜而後奠于席

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註曰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為禮則俠拜

張氏曰撫撫棗栗笲也撫之者示受也

世佐案還旋通婦還盤旋以辟不敢當舅拜也

降階受笲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註曰人有司姑執笲以起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疏曰公羊傳云棗栗云乎服脩云乎棗栗取其早自謹敬服脩取其斷斷自脩也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棗栗服脩所以為贄也乃皆奠之而不敢授者凡相見之禮尊卑不敵則奠之亦示親授也此不

撫之者不敢同於舅也舉以興乃拜既拜乃授人則

拜時亦不釋笲矣

世佐案階西階也受奠受于婦氏人服脩脯也姑

撫之而舉以興婦於姑之拜也不還不又拜皆下

於舅

右婦見舅姑

疏曰案雜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

西面北上是見已註云婦來為供養也其見主于尊

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為已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就其寢註云旁尊也亦為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也

贊醴婦

註曰醴當為禮賛醴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敖氏曰贊為舅姑醴婦也舅姑必醴之者答其行禮於已也舅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宜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立于席

郝氏曰凡禮用醴貴初質真率之意設醴言醴猶設尊言尊也鄭于醴子醴婦輒變作禮非也

席于戶牖閒

註曰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疏曰禮子禮婦禮賔客皆于此尊之故也

側尊甒醴于房中

敖氏曰亦有籩豆在其北惟云側尊文省

婦疑立于席西

註曰疑正立自定之貌

郝氏曰疑立立不安貌敬之至也舅在阼姑在房外南面已不敢并立常以身邪向舅姑曰疑

世佐案疑凝通鄭讀為仡然從于趙盾之仡非疑立者不偏倚不動揺之意玉藻云立容德是也立于此者俟贊者酌醴而出也立時少久故特著其容後凡言疑立者倣此

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

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

註曰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

禮

疏曰東面拜者以舅姑在東宜鄉之拜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醴巳也婦又

拜醆執觶拜也其下二拜亦然

薦脯醢

敖氏曰亦贊薦之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註曰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張氏曰祭醴南面啐醴東面奠觶又南面取脯則北面

右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註曰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郝氏曰婦人之禮孝養舅姑故始至有饋舅姑既醴

婦入室婦將致饋先自盥其手

世佐案盥以致其潔饋以致其養於既授脯即反

而行是禮昏義云明婦順是也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註曰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

並南上者舅姑共席于奥其饌各以南為上其他為醬湇菹醢女謂婦也如取婦禮同牢時並當作併

疏曰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周人吉禮尚右故知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以異尊卑也

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南上之文主於菹醢葢特舉此以見舅姑之皆東面且明席之北上也席北上則舅在北姑在南矣姑不别席於北方者辟婦之位也其他謂爾黍以

至卒食也

世佐案側獨也合升側載者合左右胖升于鼎而載之俎則獨用右胖也特牲少牢及鄉飲酒禮皆用右胖此亦宜然然則舅姑亦共俎矣不合載者此婦供養之道非盛禮也註疏說恐非是敖氏郝氏皆謂無魚腊故云側然冠禮云載合升亦無魚腊而不云側何也且既以側為無魚腊矣下不當復云無魚腊猶既云側尊則不復云無玄酒也今亦

不取又案楊氏圖此舅姑之席舅在南姑在北與敖說異葢據曲禮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之文也今考曲禮所云孔疏謂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此亦禮席也固不可以平常布席之法例之矣且舅在姑北正合檀弓吉事尚左之意當以敖說為長

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

註曰贊成祭者授處之今文無成也

疏曰授處謂授之又處置令知在於豆間也

敖氏曰卒食亦三飯而止也婦之酳也當洗於北堂而酌于室中北墉下之尊酳舅于席前之南姑于席前之北皆西面其拜亦在户西北面也舅姑皆答拜

於其席

席于北墉下

註曰室中北墻下

疏曰此席將為婦餕之位

敖氏曰此席當在尊西而東上

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

世佐案席北墉下之席也初謂饋舅姑之設法也

西上著其異者

婦餕舅辭易醬

註曰婦餕者即席將餕也辭易醬者嫌淬汙

敖氏曰舅辭者見婦即席將餕已饌故辭之婦不言對不敢與尊者為禮也下經云婦餕姑之饌則是從

舅命美易醬易姑醬也葢御為之

郝氏曰婦先餕舅之饌舅尊也舅辭易醬示別也託

謂醬已食餘使更也

世佐案辭辭其餕也婦將餕姑之饌姑不辭而舅

辭者統於尊也易醬示從舅命也

婦餕姑之饌

疏曰不餕舅餘者以舅尊嫌相褻

張氏曰舅姑之饌並設席前婦所餕則姑之饌

世佐案婦餕姑餘禮之當然也初不因舅之辭而為之

御纂祭豆黍肺舉肺脊

世佐案餕餘亦祭敬尊者之餘也豆菹醢也上肺祭肺也所祭者五詳著之見其無不祭也且與上婦贊成祭之文互備也

乃食卒姑酳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註曰奠之奠于篚

敖氏曰婦拜于席南面姑亦拜於西墉下東面之位也卒爵而姑受亦不拜既爵矣餕禮輕

世佐案篚在房戶之東南

婦徹于房中媵御餕

敖氏曰其設之當略如同牢禮

姑酳之雖無娣媵先

註曰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

敖氏曰此酳亦酌外尊

世佐案婦人送者皆曰媵娣則妻之女弟從嫁者也送者非一人其中容有娣姪從嫁者以士得有一妻一妾故也士妻從嫁者或娣或姪科取其一經惟言娣者舉尊以見卑耳無娣謂無從嫁者也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月之親雖不以娣姪從可也諸侯一娶九女卿大夫不備娣姪士或有或無此尊卑之差也

於是與始飯之錯

註曰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古文始為姑

疏曰舅姑始飯而媵餕舅餘御餕姑餘是交錯之義舅姑為飯始不為餕始俗本云與始餕之錯者誤也

世佐案此句未詳當闕錯字之義註雖近之而上六字則不可通敖氏讀錯為措且云文意似謂既酳則于是乎改設之如饋之錯也錯猶設也疑與

始飯三字皆誤夫媵御既餕則其饌當徹矣何以改設爲耶且設之將于何所耶改經文至三字而其說尚如此此愚之所未解也郝氏云媵既餕于是御乃與食如始同牢交錯媵餕舅餘御餕姑餘也始飯謂昨日同牢燭出媵御餕也其說祖註而以始飯爲始餕蓋蹈俗本之誤媵先御後酳之之節然耳謂媵既餕于是御乃與食亦非古文始爲姑亦不可曉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

註曰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者獻酬酢以潔清為敬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凡酬酒皆奠于薦左不舉其燕則更使人舉爵

疏曰此饗與上盥饋同日為之知者見昏義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鄭彼註

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故知此士同日可也世佐案昏義饗於饋之明日此不言厥明亦文省若與饋同日則一日之内既醴婦又饗之毋乃數乎此與上事相因亦於舅姑寢堂之上與禮婦同在客位也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姑薦焉註云舅姑共饗婦舅獻姑薦脯醢但薦脯醢無盥洗之事今設此洗為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於北洗洗者洗爵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

孔氏曰以鄉飲酒之禮約之席在室戶西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受飲畢又酢舅乃先酌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于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

世佐案此說舅獻姑酬之禮葢非然此乃昏義孔疏也不知朱子通解何故入賈疏內賈疏所謂舅獻姑酬者當是舅獻婦婦酢舅訖姑乃酌觶自飲復酌以酬婦婦奠觶于薦左而一獻之禮畢矣豈婦酬姑姑奠爵之謂哉

楊氏曰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

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酧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酧之禮與敖氏曰舅洗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觶以酧也婦酢舅亦洗于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于其席前舅拜于阼階上北面婦拜于席西東面姑酬婦則于主人之席北面奠觶于婦之薦西奠酧者婦取姑之酧酒而奠觶于薦東也必言此者明其禮止於是

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

郝氏曰一獻之禮謂主人獻賔賔酢主人主人有酬自飲復酌以酬賔賔奠爵禮遂終舅姑共成一獻也不言牲饌文省也有歸俎亦牲豚也南洗設于堂下北洗設于堂上之北婦人洗不下堂也奠酬酬畢奠爵也

張氏曰案註其燕則更使人舉爵者汎言他經正獻後更舉爵行酧之事非此經所有

世佐案饗之異于燕者饗立而卒事燕末則坐也故饗禮尊嚴燕情歡洽舅姑于婦不燕者婦始至當示以尊卑之體也

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

註曰授之室使爲主明代已

疏曰曲禮云子事父母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義也授之室昏義文

敖氏曰舅姑先降自西階然後婦乃敢降自阼階葢

達尊者之意也

歸婦俎于婦氏人

註曰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

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于女之父母明其得禮

郝氏曰尊前卑名故稱氏也人婦從者

世佐案歸舅姑使有司授之俎葢特豚也歸俎饗

賓之禮也饗婦亦歸其俎者亦所以厚禮之

右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

註曰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所以相厚古文錦皆作帛

敖氏曰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國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皆作帛

世佐案冠禮酬賓用束帛儷皮此不用帛用錦送者賤宜下賓也敖說非

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

註曰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

疏曰左氏傳云士有隸子弟尊無送卑故知婦人送者是隸子弟之妻妾凡饗皆就館速之男子則主人親速其婦送者不親速以其婦人迎客不出門當别遣人速之

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註曰贈送也就賓館

敖氏曰以物餽將行者曰贈酬之外又贈以此幣以其勞于道路故也獨云贈丈夫則是古者婦人不越疆而送嫁也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没則婦入三月乃奠菜

註曰没終也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菫

疏曰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此言舅姑俱没者若舅没姑存則當時見姑三月

亦廟見舅若舅存姑沒婦人無廟可見或更有繼姑
自然如常禮也鄭知菜葢用堇者取謹敬亦因內則
有堇荁枌榆供養故疑用之也
孔氏曰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
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
厥明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
是
世佐案下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謂助夫祭也

此奠菜之禮特爲見婦而設當在助祭之前先見而後祭也若舅没姑存其禮當如崔說舅存姑没則三月祭行因祭而見與不更擇日而祭者以其祔于祖姑不別立廟也

席于廟奥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

註曰廟考妣之廟北方墉下

疏曰案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註云周禮雖合葬及時同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于廟同几精氣

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几即同席此即祭于廟中而別席者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

敖氏曰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而西上與生人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生時見舅姑舅不用几此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几主於尊者也

張氏曰席于奥者舅席也席于北方者姑席也

祝盥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

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

註曰帥道也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

則曰姬氏來婦言來為婦嘉美也皇君也

疏曰洗在門外祝與婦就而盥之者此亦異於常祭

象生見舅姑在外沐浴乃入舅姑之寢故洗在門外

也云某子者言若張子李子也

敖氏曰云帥婦以入是婦亦升自西階也此時婦入室西面祝在左而爲之告也某子者某謚也猶言文子武子矣此葢指其爲大夫者也假設言之以著其廟見之禮與爲士者同耳

顧氏炎武曰皇舅某子此或謚或字之稱與聘禮皇考某子同疏以爲若張子李子婦人内夫家豈有稱其舅爲張子李子者哉世佐案郝氏亦云某字若謚號也

張氏曰疏之意或以婦新入門稱姓以告故亦以姓

稱其舅與

世佐案祝盥不言其處如常祭可知也婦盥于門外著其異也葢祝先入筵几於室中降盥于阼階東南之洗乃出廟門帥婦以入也疏謂祝盥亦于門外非某子之解敖説得之此葢謂父為大夫子為士者也廟見祭類故以生者為斷若其舅亦士也當稱其字曰伯某甫矣

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

註曰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

熊氏朋來曰古者女拜常時皆肅拜惟初嫁及為夫為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如男拜或曰自唐則天以後婦人始廢昏喪扱地之拜

敖氏曰奠菜于几東席上則是几前猶有餘席亦可見設几之節矣

郝氏曰古婦人拜不坐惟為喪主拜稽顙此言拜扱地異于常拜良敬之至也扱插同即曲禮以箕扱地

之扱俯伏之狀還又拜如舅存見之儀如初亦扱地

張氏曰此席上在奥之席

世佐案婦人拜法見于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註云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為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顙喪服小記云婦人為夫為長子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穆嬴抱太子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是也曰扱地此奠菜禮是也惟

肅拜為正餘皆非吉禮扱地之拜葢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敬之意與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也手拜葢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即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嬴施于其臣疏家以為私求法非禮之正然嬴時遭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殆如吉拜拜而后稽顙為殷之凶拜與扱地于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註

云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舉以相況者明其爲拜中之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扱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扱地異手拜與扱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則以手扱地葢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註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疏引鄉飲酒禮註推手曰揖引手曰撎爲證撎經作厭少儀註云肅拜拜低頭也若

然女拜葢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見舅姑手棗栗腶脩拜而后奠若坐拜必先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殆未講乎肅拜之法與特牲禮主婦致爵託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據地之說不辨自破矣郝氏又謂婦拜舅立而使其舅坐拜答之于禮未當且廟見婦拜扱地舅姑生拜不當扱地耶愚謂扱地之拜為不逮事舅

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豈宜施于具慶者哉先聖使婦人肅拜所以重男女之别也拜君賜拜君舅君姑非不欲加隆焉而禮有所止惡其以不純乎吉者參之也郝氏每以臆見測古禮不得其藴而徒見其不便于後世之人情毋怪乎其疑之也謂儀禮作于衰世非聖人之舊皆坐此

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

菜于席如初禮

註曰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者敬也於姑言敢告舅尊於姑

疏曰此奠于北坐之前以見姑也室事交乎戶禮䄠文從句讀節本

敖氏曰入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拜而奠于席上之右還又拜也

郝氏曰降堂自室降也由堂下階曰降由室出堂亦

曰降如初禮如見舅禮

世佐案聘禮云賔降堂受老束錦是時賔在堂上亦云降堂則郝説非矣姑之生也婦見不俠拜今乃如見舅之禮者接神之道宜然也

婦出祝闔牖戸

註曰凡廟無事則閉之

疏曰先牖後戸者先闔牖後闔戸也無事則閉之以鬼神尚幽闇也從通解節本

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

註曰因于廟見禮之

敖氏曰不於堂辟尊者在之處也

張氏曰亦象舅姑生時因婦來見遂禮之也房中廟之房中

世佐案上云贊醴婦贊即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所助故直指其人言之郝氏于醴婦章嘗以男女不親授受今用男子酌新婦而禮文

不言用何等男子獻疑張氏亦云嘗疑此老與前賛者並是男子乃使與新婦為禮在前聖必自有說非末學所可臆度愚謂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為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賔獻酢致爵之事古人行禮固不以為嫌後儒不之疑而獨疑昏禮何居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為祭主非以三月為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于祭乎

與于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
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固不與也以其未成
婦也
壻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疏曰舅姑没故壻兼饗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并有
贈錦之等
敖氏曰此禮之節宜在始嫁之時因言廟見而及之
故其文在此非謂行之於老醴婦之後也

世佐案春秋宣五年經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註云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于舅姑舅姑醴之而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即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既没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

也又云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后送者乃可以歸故經言壻饗送者于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敖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且婦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尊卑先後之次矣

右舅姑既没之禮

世佐案此章亦記體也當在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之後蓋編禮者誤置于此否則錯簡耳斷爲記者

以其言禮之變也凡言禮之變者二一後世變禮
自不合入經如冠禮不醴若殺此篇不親迎之類
是也一古者元有其禮以通乎正之所窮特以非
常故不見于經而賢者識之以補其所未備如冠
禮孤子冠母不在此篇宗子無父之類是也此章
亦其類矣二者皆記而作記之人則非一時愚于
上篇詳之矣後凡言變禮者放此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註曰用昕使者用昏壻世佐案刋本此下有壻悉計反從土從胥俗作婿女之夫

十四字係陸氏釋文誤連于註

疏曰用昕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皆用昕即詩所謂旭日始旦也昏親迎時也從集說節本

郝氏曰昕陽始也昏陰終也父廟曰禰六禮皆受命于禰重親之肖也

辭無不腆無辱

註曰腆善也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郝氏曰腆厚也辱汙也以物贈人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已汙也男女匹合不得言薄言汙示誠信也

顧氏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省文尚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内心爲主而不尚乎文辭也非徒以教婦德而已

世佐案顧說得之敖云言當善其辭又不可以辱命失其旨矣

摯不用死

註曰摯鴈也

敖氏曰此文在皮帛之前則是指納采之類言也夫摯云者親奉其物以相見之稱也納吉之類禮雖用鴈然遣使為之固不可謂之摯以摯為言記者過也且不用死之云亦似長語古人非昏禮而用鴈豈有

用死者乎似重失之

世佐案摯使者及壻所執以相見也死謂雉也不用死所以釋用鴈之義註以摯為鴈非敖氏不能正註之誤而反以議記者則過矣

皮帛必可制

註曰皮帛儷皮束帛也

敖氏曰制制為衣裘也然則他禮之用皮帛者其有不可制者乎亦似長語矣

世佐案此古人用幣之通法也郊特牲云幣必誠
聘禮記云幣美則没禮或失之華靡或失之濫惡
是皆不可制也可制則無二者之弊矣記中此等
語最古郊特牲釋昏禮而并此亦釋之可見敖氏
顧以長語目之胡弗之考也
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
註曰殽全者不餒敗不剥傷
疏曰鮮取夫婦日新之義鮒取夫婦相依附也全取

夫婦全節無虧之理此並據同牢時也

郝氏曰同牢醴饗用腊必新乾者鮒鯽魚性相依附

曰鮒殽用全牲體備也

世佐案殽全謂豚俎也殽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

骨而分為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

是皆有殽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

備亦不可謂全若同牢之俎斯為全耳張氏云殽

全指魚其體肉完好也敖氏云此記似過他禮用

魚豈有不穀全者乎皆為註誤郝氏之言庶乎近之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註曰許嫁已受納徵禮也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使主婦女賓執其禮

敖氏曰此禮當于房中行之醴之亦謂以醴飲之也字若伯姬仲氏之類矣女子之笄有二節一則成人之笄一則許嫁之笄其醴之而婦人執其禮並同惟

以稱字與否為異周易屯六二之辭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言許嫁乃字也然則未許嫁而笄者不字明矣古者女子成人乃許嫁

世佐案雜記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此敖說之所本也然先儒之論二笄禮則異是賀氏瑒謂許嫁者主婦為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疏謂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

已又謂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醮之
朱子謂許嫁而笄主婦當戒外姻為女賔使之著
笄而遂禮之未許嫁者則不戒女賔而自以家之
諸婦行笄禮諸説皆用鄭義鄭註此節云使主婦
女賔執其禮註雜記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
之笄葢以禮之婦人執其禮七字為指未許嫁者
言而敖則通上許嫁者為一義此其所以異也詳
雜記文敖説亦不為無理特其所謂未許嫁笄而

不字者後許嫁將復笄而字之乎抑字而不復笄乎兹意似謂古者女子皆二十笄而后許嫁許嫁復笄而字又與記文不合是則可疑矣或曰二笄禮同笄而字亦同惟有字而稱與不稱為異耳

祖廟未毁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廟已毁則教于宗室

註曰祖廟女高祖為君者之廟也以有緦麻之親就尊者之宫教以婦徳婦言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張子曰祖廟未毁教于公宫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

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然

李氏微之曰此言公族之為士者也若祖廟已毀而教于宗室然則異姓者亦教于宗子之家與

敖氏曰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也毀壞也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國君五廟太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遷之未毀者以其猶在今君四親之廟中也其與君共太祖者若太祖去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

與既毀者同祖廟未毀而教于公宮統于祖也祖廟既毀而教于宗室統于宗也

張氏曰此謂諸侯同族之女將嫁之前教成之法其與諸侯共高祖者是緦麻之親教之于公宮其共曾祖共祖共禰廟者皆教于公宮可知也若與君絶服者則于大宗之家教之大宗之家謂别子之世適長子族人所宗事者也

世佐案古人極重宗子所以尊祖收族其爲法至

備而其意至深厚也宗法壊而族誼薄族誼薄而
區區數世同財同居者遂傳為盛事此亦古今人
心風俗升降一大闗鍵也女子將嫁教于宗室三
月亦收族之一端郝氏疑此禮難行而不咎今時
宗法之壊似過矣朱子通解特立五宗一篇其有
意復古乎又案宗室註云大宗之家疏云不于小
宗者小宗卑故也昏義孔疏云大宗小宗之家悉
得教之與大宗近者于大宗與大宗遠者于小宗

二說不同當以賈疏爲正若謂與國君絶服者教于大宗之家與大宗絶服者教于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絶服者其女當以何教乎教于大宗則已遠教于已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賔受命乃降

註曰受鴈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賔以女名

疏曰案經直云問名如納采之禮納采禮中無主人

西面對事故記之也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

疏曰始扱壹祭及又扱則分為兩祭是為祭醴三也

從集說節本

張氏曰凡祭醴之法皆如此其記於此者以問名諸禮皆醴賓故也

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註曰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于壻父

疏曰右手取脯左手兼奉之以降授從者於西階下

乃歸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

在南

註曰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

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為門中阨

狹西上中庭位併

疏曰案經直云納徵如納吉禮至于庭實之皮無可

如者故記之執皮者二人相隨乃可以入不得並行也至中庭則稍寛故得俱北面西上

敖氏曰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之摺古之遺言與執皮攝之者中屈其皮疊而執之也内文兼執足攝之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内文者事未至也左首爲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西上統于賔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參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

南也此設皮之位亦當在西方

世佐案設皮之位說見聘禮敖云在西方非是

賔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註曰賔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為官長自由也

疏曰經云釋外足者據人北面以足向上執之足遠身為外釋之則文見故釋外足見文也云受皮者取

皮自東方出于後自左受者謂自東方出于執皮者之後至于左北面受之故云自左受也朱子曰此疏引經文皮者下有取皮二字今本無之未詳孰是者下有取皮二字東下有方字皆非經之原文也世佐案疏於逆退者二人相隨自東而西今以後者先向東行故云逆退也又曰賔堂上致命時庭中執皮者釋外足見文主人堂上授幣時主人之士於堂下受取皮是其庭實所用為節也諸侯之士國皆二十七人依周禮典命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命與不命國

皆分為三等上九中九下九世佐案王制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徐氏師曾註云此錯簡當在後章小國上士二十七人之下葢其所言三國之制皆自上士而止故又言此以足之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者謂天子及三等之國其中士皆三倍于上士下士皆三倍于中士也據此則二十七人將其上士之數耳若合上中下三等之士而止于二十七人不應諸侯置士如是之少周禮三百六十官皆有官長其下皆有屬官但天子之士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與諸侯之士異若諸侯上中下士同命今言士謂若中士下士不命者據上士為官長者若主人是中士則士是下士

若主人是下士則士是不命之士府史之等此不命
與子男之士不命者别彼雖不得君簡策之命仍得
人君口命爲士此則不得君命是官長自辟除者也
案既夕宰舉幣是士之府史則庭實胥徒爲之
敖氏曰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者事已至也
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
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
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

受者居客之左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

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與聘禮

互見當參考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註曰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

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

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也

疏曰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醴女亦母薦脯醢

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

註曰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之使不忘

敖氏曰女之衣笄固自正矣今乃復正之者欲其以此為識耳

郝氏曰正整也為整其衣若笄教以正也

世佐案出出房也云出于母左則母在房户之西明矣是時父在阼女就而受戒父西面女當東面也以物為憑曰正母施衿結帨庶母施鞶皆謂以

物予之則此衣若笄亦父戒時予女使服之識而弗忘也

母戒諸西階上不降

疏曰春秋桓公三年穀梁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祭門則廟門言不出廟門則似得下堂者彼諸侯禮與此異

敖氏曰母不降送尊也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或此禮至後世而變與

世佐案敖説近是孟子穀梁傳葢皆據當時之變禮而云然爾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註曰持几者重慎之

疏曰此几謂將上車時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無文今人猶用臺是石几之類也

世佐案從者二人葢夫家之從者跪而持之者几卑故也相對各持其几之一端也

婦入寢門賛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加勺

註曰屬注也玄酒涚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

敖氏曰云酌則以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褻用之也徹冪加勺兼指二尊而言

笲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

註曰被表也笲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為敬橋所以

廢笲其制未聞

敖氏曰舅既答拜而興宰乃徹笲節也

世佐案橋制漢時已不可攷無論後世聶氏云舊圖云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為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舉笲處亦午為之此則漢法也郝氏云橋笲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衡聘禮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棗栗與此同二說不同請以經文折之經云加

于橋則所以庪筭也當從註云筭蓋者非字從木則以木為之當從圖命名之意或取其狀相似則如橋之說亦未可盡廢特其所稱橋衡之義亦與鄭異鄭註曲禮云橋井上桔槔

婦席薦饌于房

註曰醴婦饗婦之席薦也

郝氏曰婦席婦設饋舅姑之席薦俎豆之屬饌陳設也先設于房中而後薦于室公食大夫禮亦云凡宰

夫之具饌于東房

世佐案經云但云席于戶牖間而不見席未設時所陳處但云側尊甒醴于房中而不見薦所陳處故記之薦謂脯醢也冠禮筵在南尊在北籩豆次尊南上此宜亦如之未設時先饌于房及其設之則席在舅姑寢堂上客位脯醢設于席前饗婦之位同註說是郝說非之過矣且其自為說也以婦席二字為句薦饌于房又為一句云為新婦之饋

自外來明其停止之處割裂經文成何辭語婦饋章經云如取女禮則餞于房中已于取女禮見之何必再記種種紕繆好立異之獘亦至此哉

饗婦姑薦焉

註曰舅姑共饗婦舅獻爵姑薦脯醢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

註曰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疏曰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房與室相連為之而無北壁是以得設洗直室東隅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室之東隅有二云在北堂故無嫌于南篚盛爵觶為婦酢姑酬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篚在洗東則水在洗西矣盥為將洗爵以酢舅也無嫌于不洗故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凡其設之與盥者之位皆如此記主為婦禮發之故惟云婦洗

世佐案古宫廟之制楊氏儀禮旁通圖最分曉惟北堂之説略焉今以禮家言推之大夫士屋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爲楣爲庪皆堂也棟北兩架西爲室東爲房室與房之南皆有壁有戸有牖室北有墉謂之北牖房北無牆故名其半以北曰北堂婦洗設於此云直室東隅者明其在房之西偏也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此鄭義也陳氏祥道則謂大夫士之房室

與天子諸侯同復齋是陳非鄭而其所著儀禮圖尚仍註疏之舊則亦未能斷也今依鄭義作北堂圖而以婦洗及饗婦之席附焉楊氏圖所已詳者則不復見也

北

堂

棟　楣　庪

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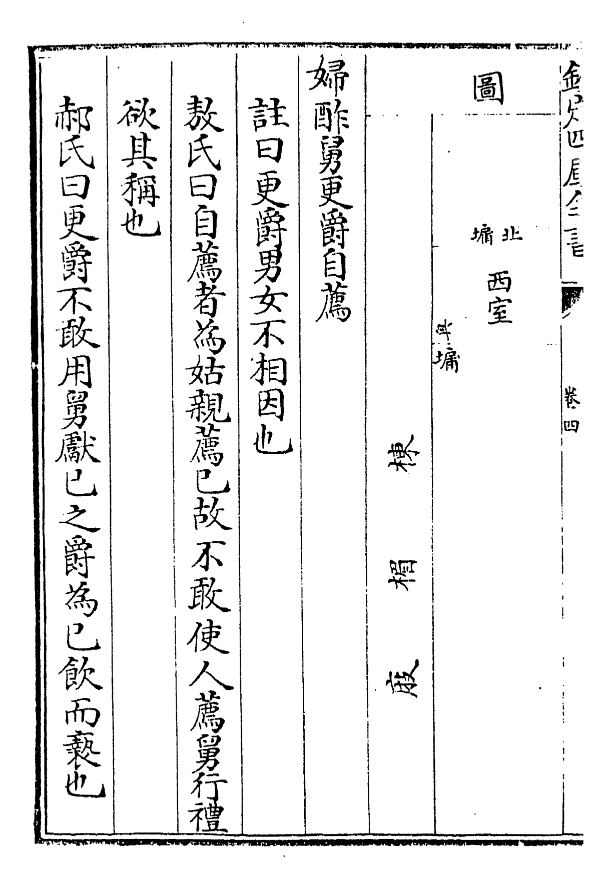
東房

篚洗水

戶　牖

堂　堂　堂

圖



婦酢舅更爵自薦

註曰更爵男女不相因也

敖氏曰自薦者為姑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

郝氏曰更爵不敢用舅獻已之爵為已飲而褻也

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

註曰不敢與尊者為禮

敖氏曰此謂舅將獻婦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于堂上故宜辟也

張氏曰辭洗拜洗賔主敵者之禮婦于舅則不敢也

凡婦人相饗無降

註曰姑饗婦人送者于房無降者以北洗篚在上

疏曰經言凡者欲見舅姑共饗婦及姑饗婦人送者

皆然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註曰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

疏曰此據舅在無姑或舅沒姑老者亦謂適婦其庶

婦無此事

世佐案特牲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内賓宗婦皆與

此不專指適婦若謂助夫祭為主婦必舅姑既没

或老而傳者乃得謂之舅在無姑婦仍不得為主

婦也疏誤矣敖氏知此禮該舅姑之存沒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為備今為圖于左以見婦人助祭之法云

	舅姑俱存	舅存姑沒	舅姑老而傳	舅沒姑老	舅姑俱沒
舅為宗子	從姑助舅祭 庶婦同	宗子雖七十無主婦故無具婦禮若有繼姑與舅姑俱存者同也	助夫祭為主 自庶婦隨冢婦助適凡公祭	同上	同上

舅為庶子　從姑助祭于宗子之家庶婦同　助祭于宗子之家庶婦隨冢婦往　同上　助祭祖廟于宗子之家助夫祭禰廟為主婦庶婦隨冢婦助祭祖于宗子之家隨冢婦助適凡公祭禰　同上

又案老而傳謂年八十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註云不齊則不祭是也若七十之時祭猶親之其視滌濯鼎俎則長子此亦謂宗子若庶子年老但授家事于子無祭事可傳也舅為庶子而婦得助夫祭禰為主婦者呂氏大臨曰宗子之弟死其子欲祭其父必從祖祔食祭于宗子之家乎將

就其宫而祭使其子自主之乎從祖祔食止謂殤與無後若有後者亦使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其事父矣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兄弟生而異宫所以盡子之私養及其没也反不得主其祭于義可乎葢異宫者必祭於其宫使其子主祭其祭也必告于宗子而後行宗子有祭必先與焉卒祭而後祭其父故曰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若非異宫則禮有所不

得申雖祔食于祖廟亦可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

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

註曰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醮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其儀則同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

張氏曰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醮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

世佐案庶婦之醮當適婦之醴其不饗又因不饋

而見非一義也註以不饗釋醮疏云以醮替饗誤

矣醮之之位未聞以冠禮醮庶子法例之當在房

外敖謂亦在戶牖閒非或疑醮禮亦行于婦見舅

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實在焉豈庶婦見舅姑

其位亦異于適與曰非也上文賛醴婦時舅姑尚

在阼與房外之位禮畢乃入室若視醴之然所以

尊適也此云使人醮之則舅姑早入于室矣無妨

婦席于房外也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

註曰昏辭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達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冶長可妻也某壻名

世佐案疏云壻家舊巳有辭下達女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若然則納采之前固有行媒以合二姓之好

矣經不具者以不在六禮之內也註家乃即以下

達當之則未免鑿耳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註曰某壻父名也某也使名也

郝氏曰禮必稱先不忘初也

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敎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註曰對曰者擯出納賔之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使

者

致命曰敢納采

疏曰此使者升堂致命于主人之辭亦當有主人對辭不言之者文不具也

敖氏曰此不言對則是主人惟拜而已

張氏曰對辭亦當與擯出納賔之辭不異

世佐案此三說敖氏得經旨矣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

註曰某使者名也誰氏者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疏曰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問爲誰氏者謙不敢必其主人之女或是所收養外人之女也葢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若以姓氏爲名之類也故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不問三月之名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命謂已受其納采之禮也加諸卜謂指女名以問卜也氏謂女之伯仲也戴媯仲氏亦其一耳問名而云誰氏不敢褻之敬也

張氏曰疏以為使者升堂致命之辭𢠸意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

姜氏曰註疏此條殊失經義經明云問名而解為問姓且云謙不必其主人之女是何說也所謂不以名行者如帝妃脩儀簡狄聖母徵在之屬是名而婦人常不以名聞于外耳氏謂字也伯仲之類是也春秋所書如仲子叔姬者蓋不勝數矣未聞其不以字行也世佐案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季孫

叔孫之類男子恒稱氏婦人恒稱姓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即以伯仲為字而稱之皆與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間有以姓配氏者如欒黶之妻曰欒祁東郭偃之姊曰東郭姜之類葢傳者以此相别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為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為氏如詩稱戴嬀太任皆曰仲氏是也上文云某氏

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為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之對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之姓氏于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邪註誤以問名為問姓嫌于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真曲說也疏家主于護註遂創為名有二種之說今皆不取然為此說者皆泥于婦人不以名行之說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聞于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

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于梱唯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問也姜氏亦知註疏之謬而其說似以問名爲問字亦未爲得又其駁註不必其主人之女云即收養爲女亦當姓主人之姓豈有養女仍以本姓姓之而待請其姓者此尤非也男女辨姓収養之

女不可不以本姓姓之不知其姓寧以實告男家而使卜之如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例豈得冒已之姓而犯同姓為昏之厲禁哉然其告之也亦當于媒氏傳言之時不待納采後尚煩男家之問此註説所以難通也若昏義孔疏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云為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為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至某不敢辭

皆賔在廟門外與擯者對答之辭即經所謂擯者出請賔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者也賔致命于堂當曰敢問名主人則以女名對之即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者也疏以此為致命之辭張氏謂告擯者之辭當亦不異今皆不取敖説近是而謂致命亦當曰敢請女為誰氏恐非也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相似故記于納采納徵

見其例而餘則略之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註曰卒曰某氏不記之者明為主人之女

敖氏曰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若曰不專采已

女然謙也

世佐案上記云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註云還

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而此註云卒曰某氏何其

自相戾也然所謂不記之者明其為主人之女者

言主人雖對以已女之氏而記者以其可知而不記耳疏乃云若他女主人終卒對賔之辭當云某氏主人之女舊知之故不對是又錯會註意而顯與上文之記悖矣

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醴請醴從者

註曰言從者謙不敢斥也

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註曰將行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

註曰主人辭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註曰賔辭也不得命者不得辭已之命

敖氏曰此皆擯者傳賔主之辭即經所謂請醴賔賔

禮辭許者也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註曰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

世佐案疏於貺字絶句非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註曰與猶兼也

敖氏曰此亦擯者傳賔主之辭也賔致命亦宜曰某敢納吉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

疏曰吾子有嘉命以下至請納徵是門外鄉擯者辭

也致命曰某敢納徵是升堂致命辭也

敖氏曰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葢因而遂記之耳其次則見于納采

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

註曰典常也法也

疏曰對曰者是堂上主人對辭也

敖氏曰此亦擯者傳主人辭也主人于堂亦唯拜命而已無辭

世佐案此錯簡也當在致命曰某敢納徵之上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唯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

註曰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疏曰大功之喪服内不廢成禮若期親内則廢故舉合廢者而言父昆弟則伯叔及伯叔母已昆弟則已

之親兄弟子昆弟則已之適子庶子皆已之齊衰期服之内親也_{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緦麻也喪服不止於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

張氏曰申受命者自納采以來每度受命也

世佐案三族之說當從註疏敖及或說俱未是

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

註曰前受命者申前事也

張氏曰主人以期當自壻家來故辭之

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註曰曰某壻父名也

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

敢不告期曰某日

註曰某吉日之甲乙

敖氏曰曰某日堂上致命之辭也其上則皆擯者所傳者也

對曰某敢不敬須

註曰須待也

敖氏曰此乃主人堂上受命時語也

世佐案此節張氏謂皆賔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辭

敖氏則以吾子有賜命以下至某敢不告期為擯

者所傳曰某日以下方屬堂上往復之辭二說俱未安謂皆堂上致命之辭則失却擯者傳言一段如敖說又未免割裂之病葢此辭皆使者在門外與擯者所往復者也其致命于堂當曰敢請期而主人亦唯拜命而已不于堂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之命本欲使者請女氏示期所謂某命某聽命于吾子也若于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得爲致命乎故以吉日私告擯者而

致命仍曰敢請期斯于情文兩得矣不記之者如
上記納吉辭之例也又案昏辭凡使者稱吾子皆
謂女父也擯者稱吾子皆謂壻父也註以擯辭之
吾子為指使者其餘尚可強通納徵對曰吾子順
先典此則不可通矣使者明云某壻父名有先人之
禮而對辭乃謂使者順先典是以重禮之貺為出
于使者矣其可乎或疑向使者不合稱壻父為吾
子然使者之稱吾子亦非面女父之辭也況壻父

是使命所自出女家顧無一辭及之豈理也哉惟醴辭曰子為事故之子指使者言納吉對曰子有吉亦指使者而意則不專指使者猶下言我與在雖為擯者自我而意亦不專擯者也何以知擯者自我也此擯者稱女父皆稱其名此不云某而云我則非指女父矣何以不稱吾子謂壻父有吉某女父名與在也吉不專在壻女之父也二姓之人皆在吉中而便與擯周旋其間而樂其事之有成者亦

與有縈焉曰子曰我舉情之疎者而戚者可知也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註以某為使者名亦
非也此與某加諸卜某既申受命矣兩處語意相
似某字當皆指壻父名時雖未反命而使者已受
命即如壻父親受命矣將加諸卜不可謂使者卜
也一使兼行二禮皆出自壻父之命故辭必禀之
某敢納徵之某亦當指壻父名以此是致壻父之
命也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

註曰告禮所執脯

張氏曰凡者五禮使者皆然

世佐案上記云賔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則知此禮是謂所執脯矣葢以已之得禮明不辱命也至其在女家交際之儀酬答之辭自當一一述于主人而記者則不及詳敖氏謂禮即女家所

受納采問名之類郝說祖之要不若註說之安也

父醮子

註曰子壻也

張氏曰父爲子將迎婦以酒醮之于寢其儀當如冠子醮法

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

註曰相助也宗事宗廟之事

敖氏曰父命之亦當在筵前北面之時

世佐案爾相謂婦也祭統記國君取夫人之辭而曰此求助之本故謂婦為相承我宗祀即昏義所云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註曰勗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為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云大姒嗣徽音

世佐案註以勗帥以敬先妣之嗣八字為句張氏謂當四字為句事嗣叶相常首尾叶敎云勉帥之

以敬謂以身先之也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此說得之嗣先妣者敬耳詩曰大姒嗣徽音亦謂嗣太任之齊也末句註訓若為女教張二氏皆從之謂申戒之之辭也郝氏曰若順也則法也二說皆未安若之為言如也言如此則夫婦之道乃能常久也易大傳曰夫婦之道不可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有常者恒之謂也詩曰謔浪笑敖中心是悼又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夫婦

之道衰未有不始于不敬者故以敬為有常之本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首漢儒說詩者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静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葢得此敬字之旨然此云勗帥則可見倡隨之義焉序詩者美后妃而不及文王難乎免于後儒之議矣

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敖氏曰堪任也唯恐不任帥以敬之事葢謙恭之辭

子既對乃拜受觶

賔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兹初昏使某將請承命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

註曰賔壻也命某某壻父名兹此也將行也使某行

昏禮來迎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註曰命舅姑之教命

敖氏曰舉一日之始終而言

張氏曰即前記云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之辭

世佐案疏云父戒之使無違舅命母戒之使無違

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此註有姑字者傳寫誤也

下文宮事謂姑命婦之事此說似泥命謂舅姑之

命註中姑字非衍也宮事謂凡宮中之事不可違

夫命也孟子載母戒女辭曰無違夫子堪與此記

互相發矣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註曰帨佩巾

郝氏曰衿紟通即帨也帨紟之垂者子之紟而結其帨以誌不忘猶書紳佩韋弦之意

張氏曰即前記云母戒諸西階上之辭衿衣小帶一云衣領

世佐案衿註疏無明文内則註云衿猶結也又與此義不合故敖氏以為未詳張說葢用說文註及詩傳漢書註應劭曰衿帶也竊疑此說于此義稍

近葢施帶于身而結巾于帶以爲識也

庶母及門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註曰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男鞶革女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爲謹敬申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忌之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

敖氏曰門内廟門内也庶母位在下故送之及門内

張氏曰鞶大帶其訓囊者從糸不從革視諸衿鞶者
教以見衿鞶即憶父母之言也
世佐案以鞶為囊者鄭義也杜氏註左傳以為紳
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文亦云大帶也孔
氏之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訟之上九云或錫之
鞶帶知鞶即帶也左傳疏又以内則鞶袠之鞶亦
當為帶然鞶字從糸鞶字從革則一為囊一為帶
自屬兩義張說近得其實上文毋施衿悳既以帶

解之矣此鞶又為帶者丈夫之帶有二一為大帶以束衣一為革帶以佩韍玊之等婦帶應如之鞶為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與知衿非衣小帶者小帶散在于衣非總束其身且非所用以佩物也凡佩繫于革帶故施衿則結帨以為之佩抑有疑焉者玊藻論大帶之制自天子以至于士皆以絲為之而内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是杜義為不可通矣意者内則之鞶當作縏所謂小囊盛帨巾者也

易與春秋傳之鞶則如字而為大帶之別名與內則所論男女幼小時飾易春秋傳所陳命服之飾其指不同也或曰此記之鞶鄭義亦可通葢母為之結帨而庶母施囊以盛之也鞶與槃古通用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

註曰姆教人者

張氏曰此節監本脫據石經及吳本補入或當有鄭註而今逸之矣

世佐案此十四字敖本郝本皆有之在視諸衿鞶

下朱子通解楊氏圖置親迎章之後註四字亦具

焉雖其詳已見于上經註今仍録之者恐後人或

以其闕逸爲恨也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註曰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

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

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父者禮七十

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為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朱子曰言宗子無父則是有有父之宗子如老而傳齊喪不及者其子雖代父主家至于遣使定昏則猶父命之無父然後母命之也

敖氏曰宗子大宗子也親皆沒已自命之雖有諸父諸兄不稱之者宗子尊不統于族人也

張氏曰此因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之故言使

命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
但命子之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
也親皆沒不得已乃親命之所以養廉遠恥也註引
紀裂繻逆女事見春秋隱二年公羊傳公孫壽事見
成八年其昏禮不稱主人母命不得通使之義並見
彼傳及何休註
世佐案母命之者母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
者親迎則命其子昏辭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

也雖有諸父諸兄不敢擅為昏主必待毋命而後為之尊大宗也毋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已躬命之躬命之者親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告於禰而其辭皆稱壻名也毋不通使義見公羊傳說苑載諸侯親迎之辭直稱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云云而嫁女之國亦以女毋夫人對是婦人得與外事矣又言諸侯以至士庶人親迎皆用屨或三兩二兩而以所加琮與束脩為異無用鴈者亦與此

經不合葢劉向雜取諸書所成未可盡信也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兄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

支子則稱其宗

註曰支子庶昆弟也稱其宗子命使者

敖氏曰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而言宗亦大宗子也稱其宗子命使者宗子尊

也言稱其宗則非宗子自命之矣下文弟稱其兄亦
然此支子與喪服傳所云者不同
世佐案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
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為宗者如庶子為
父後是也有宗子而為支者如身是繼禰之宗而
父非適長則于祖為支矣身是繼祖之宗而祖非
適長則于曾祖為支矣推而上之即至為繼高祖
之宗而于大宗仍為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

必告于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
云者非支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
稱謂昏辭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
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禰之宗子名身
繼禰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
他可以類推矣

弟則稱其兄

註曰弟宗子母弟

敖氏曰弟謂凡無父母而有親兄者也兄雖非宗子猶稱之也有兄則不稱宗子者尚親也

張氏曰亦謂無父者

世佐案上既云支子則稱其宗矣弟之稱兄亦在稱宗之例而復云此者蓋爲宗子行早者發也如有昆弟數人其季未昏而伯没伯之子爲宗子以兄子而主叔父之昏于情未順則其仲雖非宗子而得稱之亦通變之一法也若無同父之兄則亦

稱其兄子之爲宗者而已以是推之繼禰之宗父非適長合稱繼祖之宗而繼祖者行卑則稱同祖之父兄繼祖之宗祖非適長合稱繼曾祖之宗而繼曾祖者行卑則稱同曾祖之父兄五宗皆然然則稱宗者謂無諸父諸兄或有之而宗子亦在父兄行者也註以弟爲宗子母弟蓋祖春秋家母弟稱母之說程子嘗辭而闢之矣近顧氏炎武又力伸程義是誠可以破陋儒之見而爲救世衰薄之

欒石也顧說見所著日知録今録于左

顧氏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左氏宣公十七年傳亦曰凡稱弟皆母弟也何休以為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于羣公子也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為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禍亂萌生鮮不由此詩人美鳲鳩均愛七子豈有於父母則望之以均平於兄弟則教之以疏外以此為直是所謂直情而

徑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若如公羊之說則異母兄弟不謂之兄弟乎程子曰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葢謂嫡耳非以同母弟爲加親也若以同母弟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

註曰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覿見也

敖氏曰不親迎謂使人迎之此指無父者也記曰父

醮子而命之迎昏義曰子承命以迎是親迎者必受父之命也若無父則子無所承命故其禮不可行壻見見於婦之父也親迎之時主人迎壻以入母立于房外壻奠鴈而降是亦見婦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壻須别見故于此時為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壻之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為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

張氏曰此下記不親迎者婦入三月壻見婦父母之辭命儀節豈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而爲之節文與自此至敢不從並是壻在婦家大門外與擯者請對傳致之辭

世佐案此記禮之變也作記者其春秋以後之人與親迎禮之大者殷以前或未盡行豈周公制禮而不之正則謂因其舊俗而爲之節文者非也著之詩序曰刺時也時不親迎也使有舊俗可因詩

人何以刺耶考鄭氏詩譜此詩蓋作於懿王時時周德始衰周禮初變故詩人怪而刺之暨其後習而安焉雖以學士經師猶或不察而儼然筆之於書以附經後則世變所由來者久也故曰作記者其春秋以後之人與敖氏求其義而不得遂創為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載楚公子圍娶婦事云請以衆迎又云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告于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

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曰譏始不親迎也莊二十有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氏註云親迎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而況大夫以下乎敖氏之云其為臆說無疑矣

主人對曰某以得為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溉 敖本作槪

註曰主人女父也以白造緇曰辱

敖氏曰濯洗也槪拭也濯槪於祭祀謂祭祀則濯槪祭器也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

張氏曰擯傳主人之言未得濯溉于祭祀謂三月以前婦未與祭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註曰非他故彌親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

賜

張氏曰非他故謂以非他人之故而來見疏云是為壻而來見又似他故二字連讀

世佐案他故二字連讀非

對曰某以得為婚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註曰不言外亦彌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

敖氏曰此所謂禮辭也得為昏姻則異於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贄亦異於賓客

得以宜從上文作以得又此云之故上云之數疑有一誤

鄭本無外字註曰古文曰外昏姻繼公案上云外昏姻此不宜異當從古文

張氏曰石本正誤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監本作某以得爲婚姻之故監本似長

主人出門左西面𡍩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

註曰出門出内門入門入大門出内門不出大門者

異於賔客也壻見於寢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

摯雉也

敖氏曰主人出門左西面則近于門矣此異于見賔客之位葢親之也壻入門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亦左字此賔主服玄端

郝氏曰主人出門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賔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内東面奠摯再拜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

世佐案見壻之異于見賓者主人出門而左不拜不揖入是已不必以不出大門為異也郝說兩門字皆作大門解較註為長凡門出則以東為左入則以西為左記于壻入門下云東面則壻亦入門左矣不言左省文也疏云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向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似以壻入門為右者然入門右者奠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間當以郝說為正

擯者以摯出請受

註曰欲使以賔客禮相見

敖氏曰壻既出擯者東面取摯以出西面于東門其辭葢曰某也使某請受

郝氏曰擯者復以摯出門請壻受改行賔禮也

壻禮辭許受摯入

敖氏曰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于寢門外之右東面鄉主人也

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

註曰出已見女父

疏曰擬出更與主婦相見也

敖氏曰主人拜于位進訝受于門中皆西面壻復位東面拜送

張氏曰壻出更以請見主婦告擯者乃入見也

世佐案此禮蓋與聘禮上介覿主國君相似壻受

摯入門左主人再拜于中庭壻進北面授摯退復

位乃再拜送也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内

註曰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者兄弟之道宜相親也闔扉者婦人無外事扉左扉

疏曰爾雅母與妻之黨為兄弟故知主婦于壻者兄弟之道也士喪禮云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内東扉即左扉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扉門扇也雙言之則謂之門單言之則謂之

扉門上似脱一東字闑東扉立于其内示内外之限也不言西面可知擯者出請入告主婦乃位于此然後壻入必出乃入者禮更端不敢由便也主婦此時亦纚笄宵衣

張氏曰扉内門扉也

世佐案扉註云左扉是也門以向堂為正左扉西扉也闑西扉立于其内主婦之正位也葢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云闑東扉主婦立于其内凶禮

變于吉也敖氏据之而以此扉為東扉誤矣疏謂
東扉即左扉尤誤
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
註曰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
敖氏曰主婦與壻行禮乃俠拜者重始見也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
註曰及與也無幣異於賓客
疏曰士冠禮醴賔酬之以幣昏禮饗賔酬以束錦燕

禮大射酬賔客皆有幣此無幣故云異于賔客也

敖氏曰及當作乃字之誤也入謂入大門與寢門也

入寢門則三揖至于階三讓升記大畧言之耳醴之

亦謝其辱也主婦薦示夫婦共此禮也奠酬壻奠主

婦酬觶於薦東也此禮畧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

其他異者則以意求之

世佐案主人送壻于寢門外因請醴之遂及壻揖

讓而入也云及者嫌使擯者請之且以見壻見主

婦而出亦主人送也敖云及當作乃非入入寢門也此時壻尚未出大門士冠禮云賔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賔賔禮辭許此宜亦如之但壻見于寢則為寢門而非廟門耳

壻出主人送再拜

敖氏曰送謂送于外門外

世佐案郝氏以此節合上宗子無父節為一章云宗子以下論孤子無父母者不得親迎之禮葢本

敖氏之說辨見上郝又云記云昏辭無辱而主人辭揖又云吾子辱是亦自背其說也禮文湊輯記言參伍難盡求合愚謂上記所云乃謂六禮之辭郊特牲所謂告之以直信是也此禮在婦入三月之後稱辱固無害如上記云摯不用死而此摯自當用雉不得以用死為嫌也郝說亦未是然記之不出一手則郝氏亦見及之矣

楊氏曰儀禮所存者惟士昏禮大夫以上無文案儀

禮士昏親迎主人爵弁乘墨車註云爵弁玄冕之次
士而乘墨車攝盛也疏云大夫以上自祭用朝服助
祭用玄冕士家自祭用玄端助祭用爵弁今士親迎
用爵弁是用助祭之服以為攝盛則卿大夫親迎當
用玄冕攝盛也天子諸侯尊不須攝盛宜用家祭之
服以迎則天子當服袞冕而五等諸侯皆玄冕是以
記云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以社稷
言之據諸侯而說也周禮巾車王之車有玉輅金輅

象輅革輅木輅諸侯自金輅以下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士乘大夫墨車為攝盛則庶人當乘棧車大夫當乘夏縵卿當乘夏篆天子諸侯亦不假攝盛當乘金輅矣又白虎通王度記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之制曾子問有變禮記傳有事證詳見儀禮經傳通解

世佐案此篇于親迎以前不言告廟之事白虎通義因有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之説然記

有之曰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以厚其别也齊戒以告鬼神謂非告廟
可乎儀禮之文不具者多矣他傳記足以補之者
君子弗棄也隠八年左傳載鄭公子忽逆婦先配
而後祖陳鍼子譏之之事註云禮逆婦必先告廟
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杜義要有所本竊疑告廟之禮當是壻父率其子
以告孤子則自告時忽父見在而疏以爲逆者當

自告恐未是鄭氏蓋主不告廟之說故其解左傳以祖爲軷道之祭註曲禮之告鬼神則以昏禮凡受女之神皆於廟爲神席當之解左之失已見斥于孔疏而曲禮註顧未有非之者夫于廟爲神席乃女氏之事記者之意蓋主男氏而言不可援以爲證也况女父筵几于廟是重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亦與厚别意微異左傳又載楚公子圍娶婦告廟事疏云聘禮臣奉君命聘于隣國猶釋幣于

禰乃行况昏是嘉禮之重文王世子曰五世之孫
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鄭云告于君也
亦既告君必須告廟此說得之朱子經傳通解右
白虎通義而疑左氏不足信愚未敢以為安

儀禮集編卷四